

毛泽东，信步危难

龚坤祥 著

- 毛泽东智诤特务
- 秋收起义前 死里逃生
- 富田事变，“真龙天子不能杀”
- 长征，在张国焘的阴谋中
- 林彪的谋杀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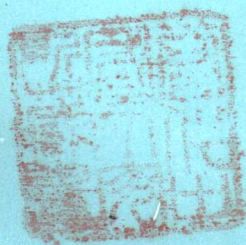


004183

004183

毛泽东，信步危难

长江文艺出版社 C J W Y C B S



鄂新登字 05 号

毛泽东信步危难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)

武穴市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8.25 字数 185 千字

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0

ISBN7—5354—0701—3

/I·582 定价:5.60 元

F253/3A/18

目 录

毛泽东智遇特务·····	(1)
韶山脱险·····	(10)
坐轿过关卡·····	(24)
屠刀下别妻离子·····	(31)
秋收起义前，死里逃生·····	(42)
富田事变，“真龙天子不能杀！”·····	(66)
于都病危·····	(84)
长征，在张国焘的阴谋中·····	(96)
重庆谈判，亲赴虎穴·····	(122)
在敌机轰炸之下·····	(146)
林彪的谋杀·····	(178)
一、林彪要搞政变·····	(178)
二、南行，杭州虎穴·····	(187)
三、林彪签发杀人令·····	(202)
四、林立果布杀人阵·····	(208)
五、叶群加鞭，林立果再上马·····	(225)
六、破产的上海阴谋·····	(242)
七、凯旋在北京·····	(253)
后 记·····	(259)

毛泽东智诿特务

1921年。

八月的湖南，中午的太阳烤得人十分难受。毛泽东从上海开完党的“一大”回到长沙，已是8月上旬。

他这次出远门有一个多月，这是他和杨开慧结婚以来，离别最长的一次。杨开慧在家里很惦念他，当他出现在她的面前时，她的心里高兴极了，忙给他拿东西、打水、弄吃的，很是忙了一阵子。

回到长沙，毛泽东向易礼容、彭璜、陈学博、夏曦、陈昌、许文煊等人传达了上海党的会议精神，着手建立了中共湖南党支部，随后，在这个基础上又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。毛泽东担任了湘区党的书记，还兼任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书记。同时，毛泽东还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书记。他一边指导安源工人运动，又重点抓长沙泥木工人运动。他把中年木工任树德培养成为工人领袖，又培养了杨福涛、朱友富、仇寿松等骨干分子，通过他们，在工人中活动。

长沙有泥木六千工人，人数虽多，但没有固定的住处和劳作的场所，他们分布在全城四门各个角落。要把这些人组织起来，团结一心进行斗争，确实有很大困难。

毛泽东根据泥木工人居住不集中，做工分散的特点，创造性地采用十人一团的组织方法，把工人组织起来。经过他和任树德三个多月的艰苦工作，“十人团”的基层组织发展到一百零八个。

1922年9月5日，长沙泥木工会在宝南街鲁班庙成立了。任树德当选为工会委员长。杨福涛、朱友富、仇寿松都成为工会负责人。工会成立后，即着手罢工的准备。

6日，泥木工会宣布罢工开始。顿时，长沙市所有建筑工地上，冷冷清清，见不到一个泥木工人的影子。罢工坚持到23日。这天，工人们浩浩荡荡，冲进长沙县衙门的围墙里。正门中间，摆着一张方桌，桌上插着两张杀人“大令”。但是，罢工工人毫不畏惧，喊声震天，县衙官吏个个吓得面如土色，县长周瀛干始终不敢出来。省长赵恒惕派了一连军队来镇压也没起作用，只得答应谈判。

毛泽东领导的这次汹涌澎湃的罢工运动，震动全湘、全国。赵恒惕惊恐万状。他一面派密探特别注意毛泽东的行迹，夜里，他又叫省政务厅长吴景鸿出面在明天下午二时同工人谈判，一面和周瀛干密谋，要暗杀毛泽东。他们知道，毛泽东已和工人打成一片，工人人多势大，硬擒现时根本做不到，就派出许多便衣特务，跟踪绑架，再暗暗处决。周瀛干向特务们传达赵恒惕的指令：如果抓到毛泽东，一定有重赏。一时，暗算毛泽东的罗网就撒开了。

24日清晨，毛泽东起床后，用冷水抹了一下脸，在街上随便吃了点东西，就要到鲁班庙去。罢工以来，他不知有多少天没有睡好觉，眼睛熬红了，人也瘦了许多，很是疲倦。但为了罢工的胜利，他的情绪一直很高。今天，杨开慧在医

院里生了一个男孩，身边正需要他去照顾，但因为他要作为工人代表去与吴景鸿谈判。他也顾不得他们母子俩了。

这时，毛泽东穿着一件对襟褂子，和普通工人一样，匆匆向鲁班庙赶来。不料，在庙门前和两个探头探脑的家伙肩并肩遇在一起了。这两人工人打扮，一高一矮。他们虽然从别人口中知道毛泽东的一些外貌特征，但从未见过面，所以碰在一起也不大认识。他们见眼前的毛泽东和别人所介绍的有点相似，但又拿不准。他们怕打草惊蛇，完不成任务领不到赏还要挨上头的责怪，就没有随便行动。瘦子特务很机灵，心生一计，看着走过去的毛泽东背影，突然诈道：

“毛泽东先生，有人找你！”

毛泽东心里一直考虑着下午谈判的事，并未注意身边的过往行人，所以，他也没有发觉特务就在他的身边。听见声音，他以为有工人要找他，就连忙停住了脚。他一侧身，看到两个贼眉贼眼，正不怀好意地盯着他。他见这二人虽然穿的是泥木工人的衣服，但完全没有泥木工人的模样。并且，一般工人找他，也不是这么喊的，都叫他润之兄和润之哥，比他年长的，就叫他润之弟。就在他在工人中开办夜校讲过课后，认识他的人也不过称他：“毛老师。”于是，对这陌生的称呼，他不禁警觉起来：莫非是赵恒惕的便衣特务？他已停住了脚步，如果再避开就暴露了。怎么办？硬拚是不行的。昨天，他在县衙大院里，领着罢工工人呼口号，有二个贼头贼脑的便衣特务要抓捕他，工人们就团团把他护卫起来，使特务无从下手。现在，他的身边无工人保护，干起来二对一，说不定还有其他特务从旁边窜出来，自己明显处于不利地位。于是，他灵机一动，迎上前去，和气地问道：

“你们二位要找姓毛的吗？唉，我也正要找他呢！”

毛泽东和特务面对面了。瘦子特务把手伸进衣袋里摸毛泽东的照片，但糟了，临出来时忘了把照片带上，心中很是焦急，又不便与胖子说明。胖子是个既粗蛮又心急的家伙，他直统统地冲着毛泽东说：

“你就是毛泽东？！”

胖子特务口里虽这么说，但没有动手。毛泽东知道他是在诈，便若无其事，坦然一笑说：

“嗨！嗨！你老弟认错人吧。宝贝同样，人有三像。我不是毛泽东，你如若硬说我是毛泽东，我就是毛泽东……”

瘦子特务见毛泽东后面的话说得带了气，怕把事情搞僵了，连忙说：

“别见怪，别见怪……”

毛泽东故意显得不耐烦了，没好气地说：

“你们有事没有？没有事，我好去找毛泽东。”

“那么，你跟毛泽东很熟吗？”胖子改了语气，赔笑着说。

毛泽东见以攻为守取得了胜利，又故作玄虚地说：

“怎么不认识？他昨天还领着大家到县衙请愿呢，周知事（县长）也吓得不敢出来。他带信叫我现在到庙里去找他……”

“好！好！”

瘦子、胖子听得眉色飞舞，喜不过，打断毛泽东的话，连声说好。毛泽东猜他们就是特务。为了进一步证实，他又开始进攻起来：

“你们是第几团的？”

特务本不知道工人中组织的情况，也有应变的本领。他们认为数报多了，万一没有，就露了马脚；既然问是几团的，就肯定不止一个团，以为报个第二团，就肯定没有问题了。于是，两人先后报道：

“我——我们，是第二团。”

自认为聪明的两个特务这么一报，他们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。因为毛泽东在工人中建立十人团的时候，就是从第一团、第二团、第三团……开始的。每一个团的建立，都倾注了他的心血。特务报的这个第二团和第一团、第三团一样，是他亲手组织起来的，里面的每一个团员他不仅认识，而且形同兄弟。但这两个家伙，他却从来没有见过。要说有不认识的，是后面所建立的一些团里的人，一百零八团，他不可能每一个团里的人都认识。很明显，这一长一矮两个人，是赵恒惕、周瀛干派来的特务。心中有了数，毛泽东装作轻松的样子拍着瘦子的肩膀，故作姿态地说：

“听说二团的人不想干啦，意见可大啦！你们是不是找毛泽东反映情况的？我也有一肚子意见，要向他说明！”

听此言，两个特务才相信说这话的毛泽东不是毛泽东。他们听毛泽东说要找毛泽东，就认为能通过毛泽东找到毛泽东了。瘦子特务把毛泽东拉到一边，极其机密地低声耳语道：

“告诉你，我们是来抓毛泽东的！”

见特务是来抓自己的，毛泽东在心里发笑。他很早看过《西游记》、《三国演义》等许多书，掌握了大量的智斗故事，他现在也要应用上来。所以，他和特务玄弄起来：

“抓他干什么？”

“赵省长、周县长的命令。他煽动工人造反，抓去了，他就活不成了。”

毛泽东先是故意显得吃惊，然后说：

“他们要你们抓，你们就去抓吧！”

“我们不认识，你帮我们去吧。”

毛泽东显出不愿意的神情，撒着手说：

“要抓毛泽东，我可不能帮你们干。干了，别人不光会骂我缺德，众人还不会饶我。今天不被工人打死，明天也活不成。你们知道，长沙这几千工人都听他的话……”

“别怕，这些工贩子干不出什么名堂来。”胖子特务插嘴说。

“只要你指认一下哪个是毛泽东，起码就是这个……”

瘦子特务一边说，一边从衣袋里掏出两块光洋亮了亮。

毛泽东装作见钱眼开的样子，又很为难地说：

“我只能在外面指一下，可不能露面啊！”

特务以为毛泽东见钱动心了，笑着连连说：

“行！行！”

毛泽东说：“你们在外面等着，让我先进去看看，只要他在，我就出来喊你们。我不喊，你们不要进去。不然的话，惊动了他逃跑了，不是白去了一趟吗？”

特务心里甜滋滋的，不住地点头：“是，是！”可毛泽东眼睛仍故意盯着瘦子手中的两块银元，说：

“你们说话要算数，两块银元先给我吧！”

瘦子把手中的两块银元痛快地给了毛泽东。毛泽东接了钱，就不慌不忙地往庙里走去。

两个特务为做成了这笔交易心里十分高兴，站在庙门外

安心地等。他们心里想，用这两块银元，就买通了去认毛泽东的穷鬼，真是有钱能买鬼推磨。只要抓住了毛泽东，赵省长、周县长就会给很多很多的赏钱他们。

毛泽东从容地走进庙里，正在等候他的任树德、朱友富、杨福涛、仇寿松等工会负责人迎了上来。毛泽东把两块银元往桌上一放，大家还不知其意时，他风趣地说：

“赵省长送赏钱来了。他派了两个‘瞎子’来抓我，见了面，他们又不认得，给两块钱我，要我指一指毛泽东，我就接受了这个任务。赵省长叫特务带来了这两块钱，我不会领他的情。不过，王木匠被反动派打伤了，就用这点钱买点米给他送去。”

听着，大家先为毛泽东的安全捏冷汗，后为他机智脱险而高兴得笑了起来。他把手往外一指，告诉大家：

“你们看，门口那两个一胖一瘦的，就是来抓我的二个特务。”

他和任树德商量一番，吩咐工友准备如何教训那两个特务。随后，他和工会几个负责人从庙后门出去，准备下午到省政务厅去谈判。

两个特务在庙门外，一直等到晌午，还没有见人出来，实在耐不住了，就不甘心地向庙里去。哪知还没有进庙的二堂，猛然听到背后一声大吼：

“你们想偷什么？”

接着，一下子跑出几个人来，截住后路，不由分说，把他们捆了起来，当作贼狠狠地揍，直到他们苦苦求饶，才被放走。

下午2时，毛泽东亲自担任长沙泥木工的首席代表，和任

树德、朱友富等人率领工人代表，迈进了伪省政务厅，与吴景鸿谈判。在谈判桌上，他翻开带来的“省宪法”，利用赵恒惕反动政府粉饰门面的民主招牌，据理辩驳，驳得吴景鸿哑口无言。

两个便衣特务在鲁班庙被痛打一顿后，身上虽然火辣辣的，但怕回去早了上头训斥，就忍着余痛，随着工人到省政务厅门前来，混在示威的人群里看热闹。当他们往谈判室里一看时，不禁目瞪口呆了，那和吴厅长谈判的高个子代表，不正是他们在鲁班庙前给两块光洋去指认毛泽东的那个人吗？一打听，这人正是毛泽东。他们的心里很不好受，觉得这毛泽东真不好惹，心中有些害怕，就悄悄溜出了人群。他们担心毛泽东把他们指认出来，在这情绪激昂的工人队伍里，难免又要遭一顿毒打。

经过激烈的斗争，吴景鸿不得不承认工人所提出的正当条件。25日，各行各业近两万多人，汇成一股强大的洪流，像冲决堤岸的怒潮，涌向省政府，迫使赵恒惕在谈判批文上签字盖了图章。坚持了20天的泥木工人罢工，终于取得了胜利。游行队伍经过长沙县衙时，一个工人点了一挂万子鞭，跑到县衙的大堂上鸣放。在鞭炮声中，群众高呼：

“罢工胜利万岁！”

“劳工神圣！”

整个长沙城就像一锅滚开的水，沸腾着。

资料来源

1. 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《毛主席领导长沙泥木工人大

罢工》，见《回忆毛主席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。

2. 张晓立、刘宗道、刘宏（《播火人——毛主席早期革命活动的故事》·我就是工人代表）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年版。

3. 良瑛《毛泽东智斗便衣特务》，见《千万个智斗故事》第一集，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87年版。

韶山脱险

1928年4月下旬的一天夜里，毛泽东正在清水塘的家里，草拟着“湖南各界外交后援会”的计划时。在赵恒惕政府工作的符定一^①赶来说，赵派兵来抓你，就要到了。他要毛泽东赶快避开。情形紧急，毛泽东没有犹豫，就从屋后翻墙而去，穿过菜园小路躲出去了。人未抓到，赵恒惕即下令以过激派等罪名通缉毛泽东，在大街上四处张贴布告，悬赏几万元。情况十分危险，毛泽东只得离开湖南，偷偷从长沙出发，经武汉到上海，在党中央工作。

二七惨案后，血的事实教训中国共产党人，要推翻强大的反动统治，仅仅只有工人阶级的力量，是不行的，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，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。这样，共产党和苦于遭到多次失败的孙中山，携起手来，一道革命了。

国共合作后，农民运动高涨起来。毛泽东这时是国、共两党党员。以前他搞工人运动，现在，他把自己工作的重点，转移到农民运动上来。为了研究和总结农民运动的经验，他打算到农民之中去。此时，他因积劳成疾，患神经衰

^① 符定一，1877年出生，字宇澄，湖南省衡山人，文字学家。他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任校长时，毛泽东在那里读过书。建国后，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，1958年去世。

弱症，身体状况很不好。于是，经组织批准，他就以养病为名，在1925年1月中旬，和杨开慧一起，带着岳母向振熙和二儿子，从上海走水路经武汉、长沙，到杨开慧娘家板仓过春节。于阴历正月十四（阳历二月六日），由湘潭坐轮船回到故乡韶山。

毛泽东在韶山，他和从安源煤矿回来的共产党员毛福轩、杨开慧一起，把毛新枚、庞叔侃、钟志申、李耿侯等几个忠实可靠的人培养成为革命骨干；又在上屋场他卧室的楼上，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。

到8月份，毛泽东回乡已有半年多了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虽然有病，却总闲不住。他卧室楼上，一盏桐油灯光常常彻底亮着。他在这灯光下思考工作着。白天他又东奔西走，经常天一亮就出门，跋山涉水，走访调查，直到深夜才回家。在杨开慧的帮助下，他创办了二十多所夜校，教大家识字，启发农民兄弟们的觉悟。又依靠支部书记毛福轩和党员毛新枚、庞叔侃、钟志申、李耿侯，组织了雪耻会。在这个基础上，还建立了二十多个农民协会，使韶山一带的农民运动，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。

就在这时，广东政府来信，催他到广州去。时值七月，韶山地区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下雨了。水田被烤裂，禾叶子打了卷，眼看着农民辛勤的劳动，就要一场空了。韶山冲里人心惶惶，严重的旱灾和饥荒威胁着每一户贫苦农民。毛泽东是回来搞农民运动的，家乡的农民已经到了这种难活的田地，他怎么能走？

与贫苦农民心情相反，韶山的大地主恶霸成胥生和另一些土豪劣绅，看到干旱闹饥荒，心里不但不愁，反而很是高

兴。他们勾结一起，拼命抬高米价，一升米很快在他们手中由60文涨到160文。成胥生为了牟取暴利，居然偷偷和城里的投机商人订下合同，准备把几百担米运到县城去，使韶山一带索性有行无米。他认为这样可以一箭双雕，既可以发一笔财，又可以乘机整整近来不大听他的话的农民。

这成胥生，何许人也？

他是韶山一带的土皇帝，势力很大，一些中小土豪，都要看他的眼色行事。他勾结军阀官僚，在乡下为非作歹，欺压百姓。韶山这一带的大小事情，没有他家的人到场就办不成。为了镇压农民，他还买了二十几杆枪，收买了一批流氓地痞作打手。几十年来，他不知害死了多少人命，吞没了别人多少财产。韶山一带的长工、佃户，都吃尽了他的苦头，背地里都咬牙切齿地骂他是“成阎王”、“八屠户”。毛泽东回乡后，组织和发动群众，向他作过几次斗争。这家伙对任何人都没放在心上，对毛泽东却是既恨又怕，想对毛泽东下毒手，又看到农民的势力大，都拥护毛泽东，尽管伤透了脑筋，又奈何不得。因为他知道，毛泽东1922年在长沙煽动泥木工人冲到县衙、省衙，找县长周瀛干、省长赵恒惕讲理，结果把周、赵弄得狼狈不堪。所以，成胥生曾暗自想到：“连堂堂的炎午公（赵恒惕）都奈何不了毛泽东，本人也不能去硬碰。”这次，他要把米偷送进城，心想：“你毛泽东该抓不着我什么把柄，找不到岔儿了吧！我与你毛泽东河水不犯井水。”但是他哪里知道，针对他准备偷运粮食的阴谋，毛泽东和毛福轩等人，正在商量着对策。

毛泽东指示毛福轩等人，发挥雪耻会的作用，平糶成胥生所囤积的粮食。成胥生知道农民在这样人饥心横的情况下，

是难以对付的。当雪耻会有几百人出面阻止粮食偷运，交涉平糶谷米时，就心痛地同意了。成胥生谷米被平糶的消息，很快传遍了韶山一带，一些囤积谷米的土豪劣绅看成家这么大的势力也斗不过雪耻会，只好咬着牙，把谷米拿出来，平糶给农民。唯有永义亭的大地主何乔八不甘心把自己的谷米平糶给农民，以为自己是云南一个军阀手下的师长，有枪有势，农民不敢随便动他，就干脆把谷仓锁上，自己到外面去了。毛福轩在毛泽东的支持下，和永义亭的雪耻分会，研究出了一个对付的办法，就是把永义亭一带所有的农民集合起来，冲进何乔八的家，把谷仓打开，杀猪宰羊，煮大锅饭吃，连吃两天，使避在外面的何乔八心痛起来，急忙跑回家，请求雪耻会不要再让大家吃他家的大户，答应把仓里的谷米平糶给农民。

这样，雪耻会领导农民顺利地度过了灾荒。这次吃大户的胜利，给了农民群众很大鼓舞。雪耻会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，不少人纷纷要求参加雪耻会。他们说：“只有雪耻会，才是真正替穷人办事的。”由此，毛泽东也普遍受到感激和恭敬。

成胥生的粮食被平糶了，心中不能不恨雪耻会，他对毛泽东更是恨之入骨。他想，没有毛泽东，就没有什么雪耻会，没有雪耻会，他的米就不会被平糶，那他的财就发上了。但他知道，自己是斗不过毛泽东的。怎么办？他想出了一条毒计。拉拢17团防局长汤峻岩，通过汤的一点姻亲关系，派人向长沙的赵恒惕密告，说毛泽东在韶山一带组织“过激党”，领导农民建立雪耻会，煽动农民在乡下“造反”，闹得人不安身，要求赵省长派人捉拿。